

明末有兩書肆皆名「奎璧」

郭明芳*

書坊刻書研究，相對於官府刻書或私人刻書來說，資料顯得不足，研究成果不多。藏書家韋力(1963-)嘗在〈陶子麟：刊版之美，冠蓋清民〉一文談書坊(刻書人)研究的困難。

人們只關注到了藏書家刻書的精美，卻忘記了製造出這些精美的勞動人民，諸如陶子麟等這些一流的刻工，雖然在印刷史和版刻史中偶有提及，但這些研究成果卻沒能轉換成生產力。¹

的確如此。但書坊(刻書人)刻書難以研究最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資料鮮少。大多數的書坊(刻書人)均屬文化事業的底層，如該員無家譜、宗譜流傳或文人文集、題記記錄的話，地志、國史則皆弗錄。縱使文人所記，亦屬鳳毛麟角、吉光片羽，更記載何況以訛傳訛，則對某坊研究更難上加難。

前些時日，曾有網友發言，問沈津於上海辭書版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中文善本書志》有關明時「奎璧齋」與「奎璧堂」坊主籍貫前後牴誤，即為一例。

關於二肆，前人研究本已混曉，如瞿勉良編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》²有「奎璧齋」、「奎璧堂」二條(見頁 425)，但均指向同物二名。而對於奎璧主人鄭思鳴籍貫僅作「萬曆間金陵人」，未有「福建人」說法。而新版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〔增訂本〕》³則於「奎璧齋」有增訂說法，「一作『奎璧堂』，明萬曆間浦陽人鄭思鳴、鄭大經寓金陵所設的書坊名，在狀元坊。思鳴字元美，…」(頁 623)云云。新版所見亦同指一物二名。

沈津所見哈燕所藏，提供若干材料，可考二肆實情。筆者翻查廣西師大版《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》發現，沈氏所著錄，一方面是根據實際圖書情形，另一方面則引證資料時未經再查核所致。蓋以「奎璧」為名書肆當有兩家，坊主皆姓鄭，而致前人混曉為一，遺誤至今。

筆者先將哈佛燕京所藏及新版《書志》所載各關係圖書情形列如下：

(一)0116「明刻本《春秋傳》」(頁 127-128)：「是書序後有牌記，刊『浦陽鄭氏訂本。金陵奎璧齋梓』。扉頁刊『奎璧春秋。正韻字體。金陵鄭元美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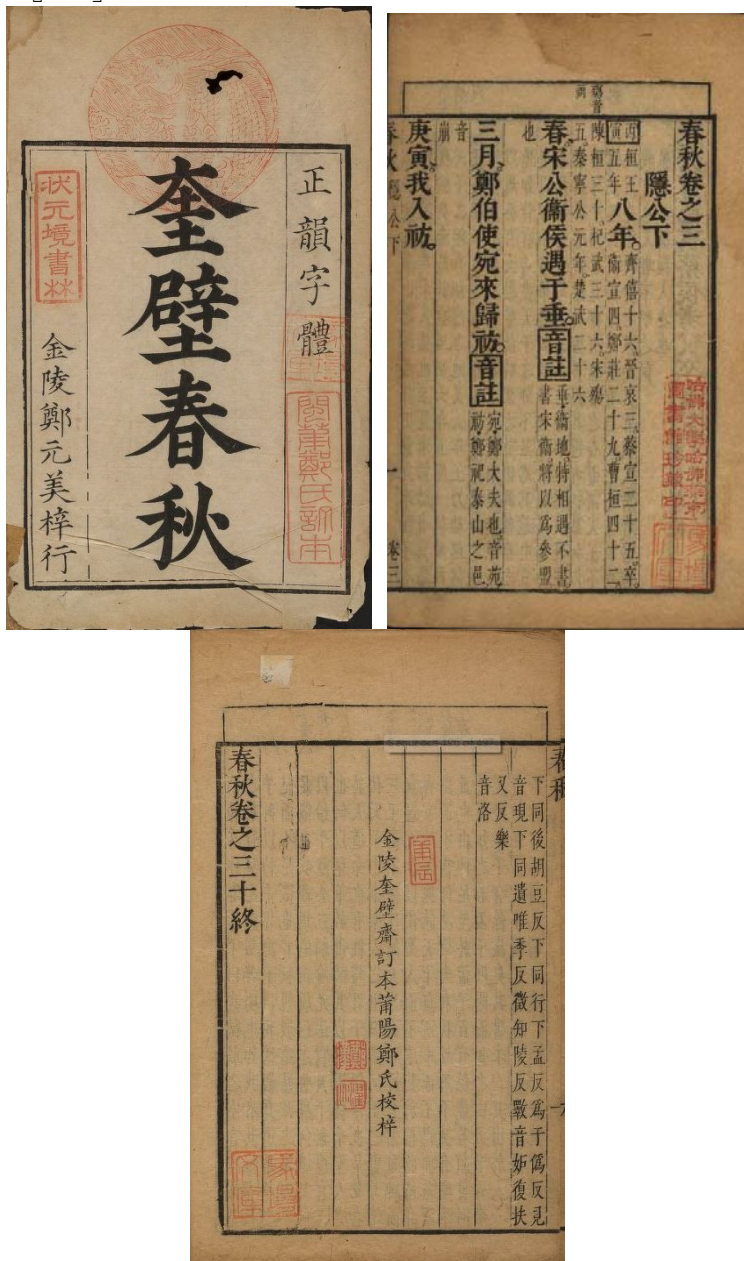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。

¹ 引見韋力「芷蘭齋微信公眾號」，2015年8月24日。

² 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9年2月。

³ 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2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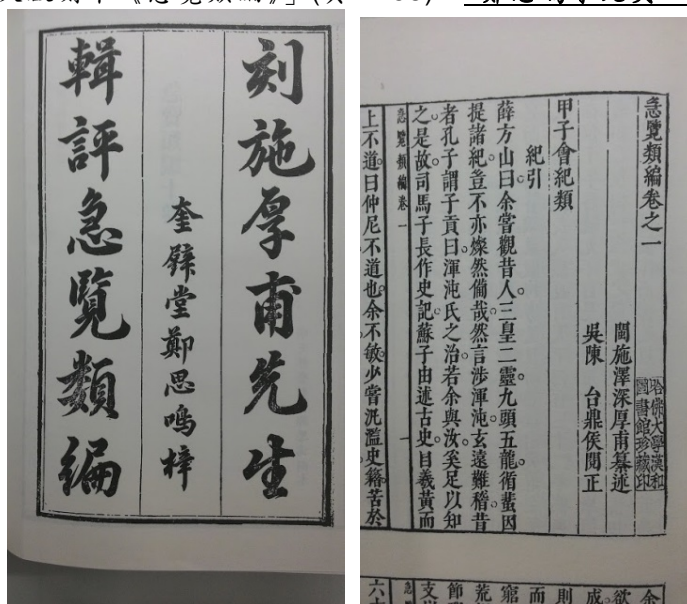
行』，前有『閩蕭鄭氏訂本』、『狀元境書林』印。卷三〇末刊『金陵奎壁齋訂本。浦陽鄭氏校梓』一行。按，奎壁齋為金陵書肆，其主人鄭思鳴，字元美，閩人…鈐印有『奎壁齋藏』、『閩鄭氏記』、『鄭漢』、『鄭氏訂本』、『濯之』…」



明刻本《春秋傳》書影

哈佛燕京圖書館線上檢索系統作「金陵：奎璧齋莆陽鄭元美，1465年」。「鄭元美」為「金陵奎璧齋」坊主，此書坊位於南京城狀元境內，據書中提供訊息可知，鄭元美籍貫為福建浦陽人，「元美」有可能是他的商號(或號)，他可能名漢，字濯之。《書志》稱「元美」為「鄭思鳴」字，則有待進一步考察。又網路「福建省情資料庫」有〈史料補正〉一篇，稱據〔日〕青木正兒著《中國近世戲曲史》稱「《歌林二集》，明末圭璧齋刊本」，下案語稱，「按：『圭璧齋』應作『奎璧齋』，『莆陽』應作『南陽』，三書均非福建刻本。」很顯然是錯誤的。

(二)1651「天啟刻本《急覽類編》」(頁1258)：「鄭思鳴字元美，歙縣人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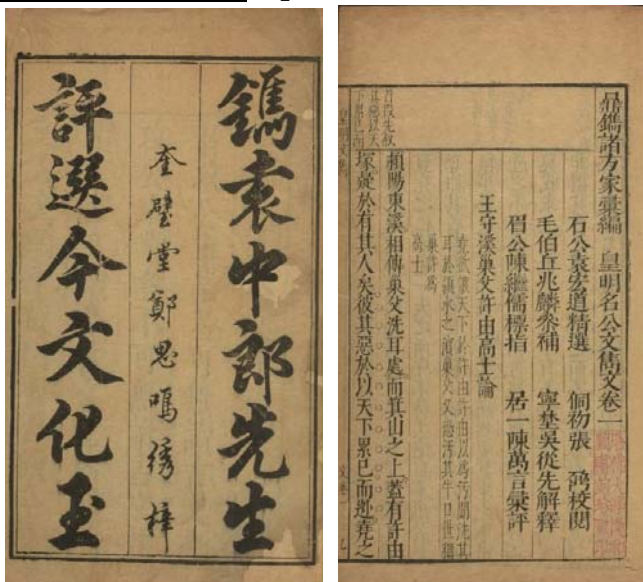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啟刻本《急覽類編》書影

哈佛燕京圖書館線上檢索系統作「金陵：奎璧堂鄭思鳴，1621年」。此本為「奎璧堂鄭思鳴」所刊行。「堂」與「齋」一字之差，筆者認為作為書坊主應該不會任意更改自己家的行號名稱，理應為兩家同名不同稱呼的書坊。而這個「奎璧堂」是鄭思鳴作坊，與「奎璧齋」應是不一樣的，鄭思鳴與鄭元美應非一人也是很清楚的。此稱「奎璧堂」主人鄭思鳴，一般多著錄為歙人(今安徽省南部)，與前述所稱「鄭元美」(思鳴字)為閩人似有牴誤，有待進一步考論。

(三)2841「明刻本《鼎鑄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》」(頁2128-2129)：「...卷八末有牌記，刊『金陵奎璧堂鄭思鳴繡梓』。按，鄭思鳴奎璧堂或題奎璧

齋，為萬曆天啟間金陵坊肆。」



明刻本《鼎鑄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》書影

哈佛燕京圖書館線上檢索系統作「金陵：鄭思鳴奎璧堂，1465 年」。此本亦署「金陵奎璧堂鄭思鳴」刊行，與《急覽類編》扉頁樣式同。《書志》稱「奎璧堂或稱奎璧齋」有違常理。蓋前已述及，依常理，「堂」、「齋」書肆主不可能混曉自己家的堂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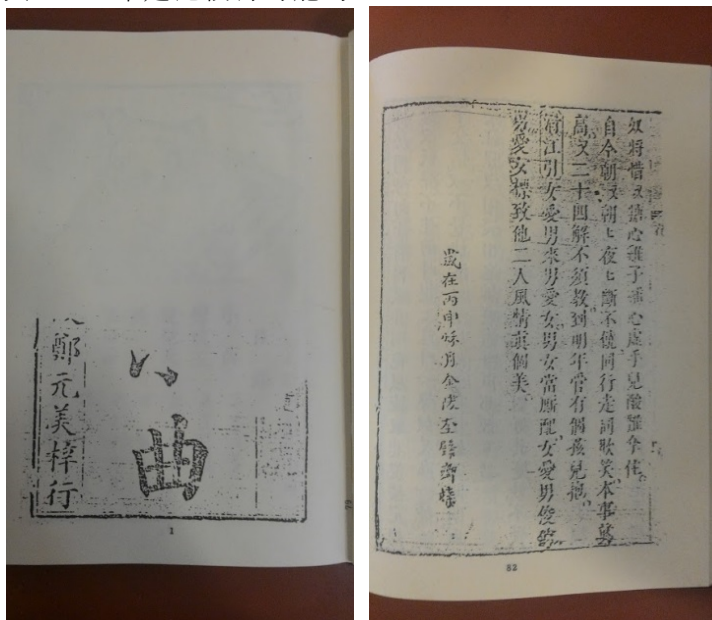
(四)《新鑄樂府清音歌林拾翠》初、二集

哈佛燕京圖書館線上檢索系統作「金陵：鄭氏奎璧齋，1599 年」，此書為微捲，未見《書志》。按，「武大館」有一《繡像歌林拾翠一〔初〕集》著錄「明末清初金陵書林奎璧齋」。

我們從以上可以得知，哈佛燕京所藏的四種，可概分兩類，一是「金陵奎璧齋」所刊行，一是「金陵奎璧堂」所刊行。兩者皆稱「奎璧」，所不同者在坊肆堂號名稱。正常來說，如果是同一家斷不可能會出現不同堂號，一下稱「堂」、一下稱「齋」。因為這牽涉到書坊所建立的商譽與顧客群。再者，「奎璧齋」所刊行書籍最後都有一行金陵奎璧齋刊行牌記，「奎璧堂」則無；「奎璧齋」扉頁版式大多相似，「奎璧齋」則不同，此皆可證為兩家書肆。因此，有可能是兩家同名，但堂號不同書肆。這在楊繩信編《中國版刻綜錄》⁴分別著錄兩家是正確的。

⁴ 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87 年 6 月。

又臺北刊印《善本戲曲叢刊》⁵，於第五輯第五冊收有《萬花小曲》，扉頁已大半損毀，但「鄭元美梓行」字十分清晰，末又有「歲在丙申秋月金陵奎璧齋□」。此本與哈佛燕京藏的「奎璧齋」刊行的書版式皆相同。這個「丙申」於明中葉以後分別有嘉靖 15(1536)年與萬曆 24(1596)年兩個年份；進入清朝以後，第一個丙申則在順治 13(1656)年。依「奎璧齋」書多在萬曆以後，當然 1536 年與 1656 年是比較有可能的。



《善本戲曲叢刊》收《萬花小曲》書影

又從所刊行時間看，「奎璧堂」與「奎璧齋」時間相當，但「奎璧堂」似較早，且「奎璧齋」一直到清末仍有營業。⁶

「堂」、「齋」不同，「鄭思鳴」、「鄭元美」理當屬不同人。但一般因已誤「堂」等同「齋」，進而又誤「思鳴字元美」。這點我們從若干出版史、人物志的書籍說法大略可看出，如萬正中編《徽州人物志》⁷頁 240 載有「鄭思鳴」一條，其曰：

鄭思鳴，字元美，明歙縣人，流寓金陵(今江蘇南京)。刻書家，居金陵狀元坊，家有奎璧齋，又署金陵書林鄭大經四德堂，是典型的徽派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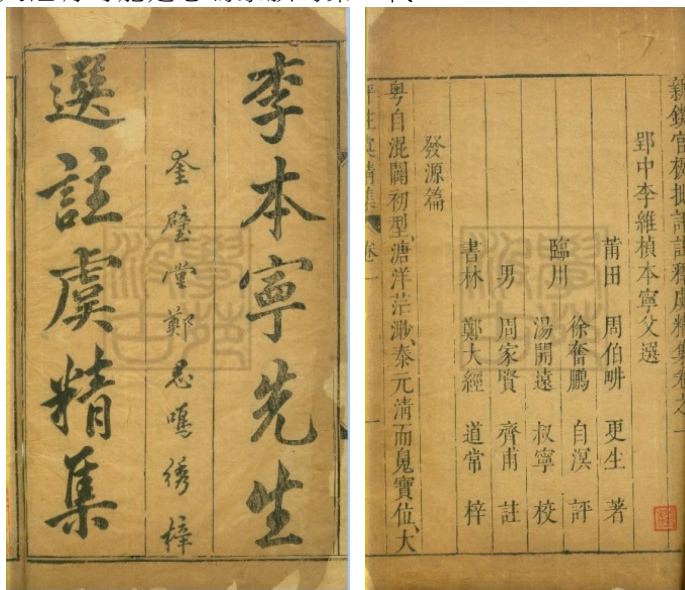
⁵ 臺北市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87 年 11 月。

⁶ 據魏隱儒《中國古籍印刷史》(北京市：印刷工業出版社，1984 年 3 月，頁 168)稱至光緒時「奎璧齋」方散書版。

⁷ 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08 年 12 月。

圖本名刻坊。曾於萬曆間刻《歌林初集》十六種、《歌林二集》十四種，尚刻有《養正圖解》二卷、《鼎鑄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》八卷、《新鑄樂府名時萬家錦》二卷等。延至清初仍為金陵名刻坊，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·經部》收有思鳴刊刻書六種、一百二十一卷，文字類書籍名版則更多。（《徽州地區簡志》、《徽州出版史敘論》）

這裡很明顯將「奎璧堂」、「奎璧齋」混為一談。又云：「又署金陵書林鄭大經四德堂」者，筆者認為這個「鄭大經」應該是鄭思鳴的家族第二代而又有新創一作坊者。《新鑄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》扉頁署「奎璧堂鄭思鳴繡梓」，而卷一署名又有「書林鄭大經道常」者，很顯然鄭思鳴不等於鄭大經。大經、思鳴於名字號上亦無相連結性。蓋古人名與字絕大部分皆在字形、字音或字義上有相關連，不可能隨便取字號，例如說蘇軾字子瞻，「軾」乃古代馬車上用作扶手的橫木，有可瞻望遠方之用，故蘇軾與「子瞻」有義的關係。因此「鄭大經道常」即「鄭大經字(或號)道常」，兩人既在同一奎璧堂，其關係應該很密切，大經有可能是思鳴家族的第二代。



《新鑄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》書影

又徐學林《徽州刻書》⁸頁 92-93 亦有專節介紹奎璧主人鄭思鳴，內容較萬氏之書更加詳，其末稱綜有明一代，該坊刻了六十七種二百餘卷書云云。此篇可說是綜合(混雜)所有「奎璧齋」、「奎璧堂」材料而成。其他諸如劉尚恆

⁸ 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，2005 年 5 月。

《徽州刻書與藏書》⁹諸書亦大同小異，不贅述。

我們進一步看這兩家肆主情形，稱「堂」者為鄭思鳴，稱「齋」者為鄭元美，同姓鄭，前人或將「鄭思鳴」、「鄭元美」混為一談，而成「鄭思鳴字元美」。這樣說法說不通，「思鳴」與「元美」找不到相關連。故「鄭元美」、「鄭思鳴」當不為同一人，「堂」、「齋」亦為不同書肆。

鄭思鳴，我們對其生平瞭解不多。倘他是徽人，徽志理應不會收入，寧志更不用說會收入；在沒有家譜佐證下，根本無法知道此人生平。就現有資料看，思鳴有「奎璧堂」，傳至第二世書肆主鄭大經又開設「四德堂」。思鳴是否為徽人，無可考，但亦有此可能性。明代金陵(南京)躍為全國出版重鎮之一，取決於南京有廣大市場，亦即對出版而言有利可圖之故。因此，身處多丘陵的皖南，在僧多粥少情況下，皖寧毗鄰，人員來往方便，這些懷有技藝皖南人士到南京以雕刻為業，混口飯討生活，是很正常的。鄭思鳴有可能是由皖南至南京的出版業者。「奎璧堂」所刻書，今日確切可知者，計有《急覽類編》、《鼎鐫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雋》與《新鐫官板批評註釋虞精集》諸書。

又清代名曰奎璧堂者不少，然從扉頁署名看應非鄭思鳴鄭思鳴奎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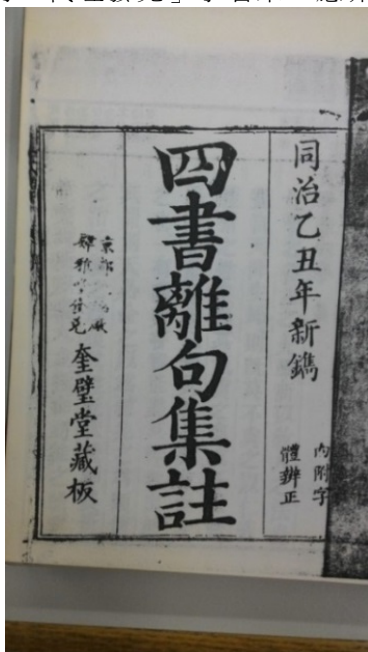
遼大藏《增訂古文析義合編》書影

北大藏《繡像隋唐演義》書影

上圖的同治間《繡像隋唐演義》與北京琉璃廠有書坊「肄雅堂」代理發兌「奎璧堂」書籍《四書雜句集註》，應是同一家，然非明代的奎璧堂。而此

⁹ 揚州：廣陵書社，2003年11月，頁64-65。

書坊也不知在何處，從有「代理發兌」字看來，應非在北京可以得知。



《四書雜句集註》書影

而鄭元美情形亦同。根據「奎璧齋」所刻《春秋傳》有「金陵奎璧齋訂本。浦陽鄭氏校梓」一行，可以知道他是福建旅居金陵書肆主，「鄭元美」或為其別號兼開業商號名，非本名。鄭元美本名漢(鄭漢)、字濯之。明萬曆間，金陵(南京)也吸引不少福建書肆前往設立店鋪分號，最有名的就是「師檢堂」蕭家，個體戶也應不少。而鄭元美也是一樣，但他的時間應該稍晚於鄭思鳴。「奎璧齋」所刻書，今日確切可知者，計有《周易本義》四卷、《孟子集注》七卷、《書傳》六卷、《春秋胡傳》三十卷、《詩傳》八卷、《萬花小曲》與《新鐫樂府清音歌林拾翠》初、二集諸書。

奎璧齋一直到清初尚有發行圖書，在乾隆間或許因為經營困難而有出售書版情事。曾見得一部「金陵懷德堂梓行」的《光霽春秋》，實即與《奎璧春秋》同版，此本末亦有「莆陽鄭氏」牌記。此為奎璧齋將書版售歸懷德堂者，其時間應當在乾隆時期。

此部改稱「光霽」，或有魚目混珠之意。蓋光霽堂為金陵狀元境周氏經營之書肆，北大藏光霽堂藏版《歷朝詩岑》有懷德堂主人識語朱記，或此書當時已售歸懷德堂。另有一部敬業堂乾隆 37 年新刊《光霽堂重鐫春秋體注》，應該是敬業堂購得光霽堂書版新印而成。也或許光霽堂書在當時有銷路，懷

德堂知之，然《春秋》一書未為其所得，遂將所購得之《奎壁春秋》改稱《光霽春秋》，或可見此本與敬業堂相競爭所致。而懷德堂究是何時書坊？查美國國會館有張必剛撰《濬元》6卷，著錄清乾隆6(1741)年金陵懷德堂刻本。又香港中文大學所藏黃六鴻撰《福惠全書》32卷，著錄康熙38年種書堂刻懷德堂印本。種書堂亦金陵書肆。據此或可知，懷德堂為清初雍乾間金陵書坊。而奎壁齋書版在清初已逐漸散出，而於同光間大量散出結束營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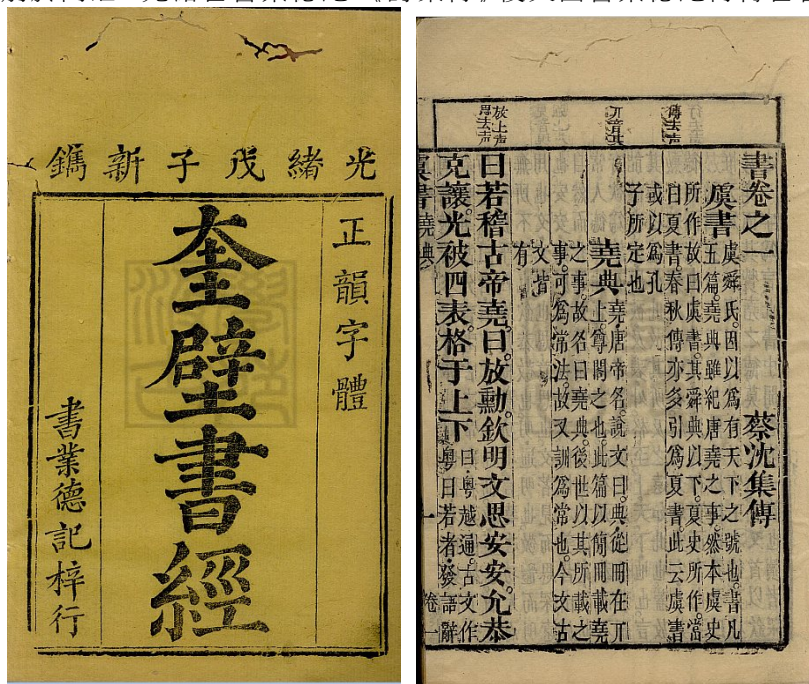
北大藏《歷朝詩峯》書影

《光霽堂重鐫春秋體註》書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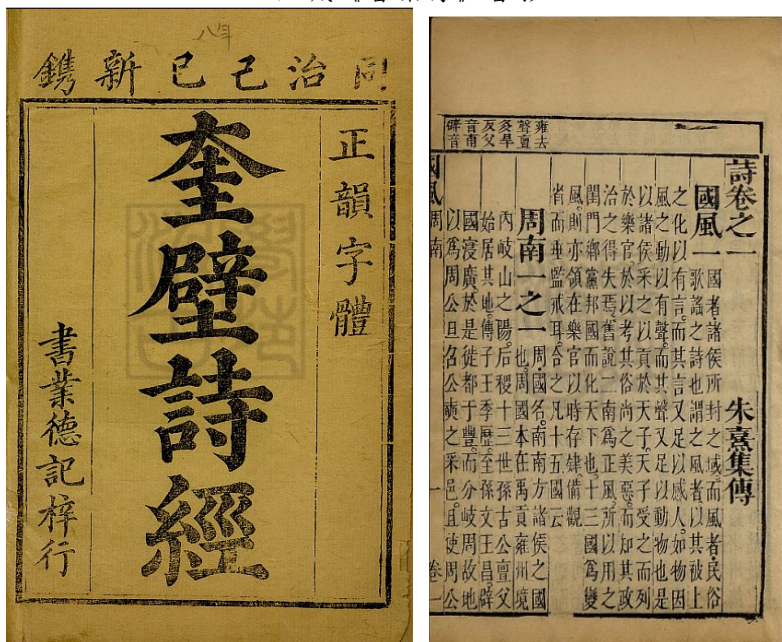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御纂周易折中》光霽堂印記書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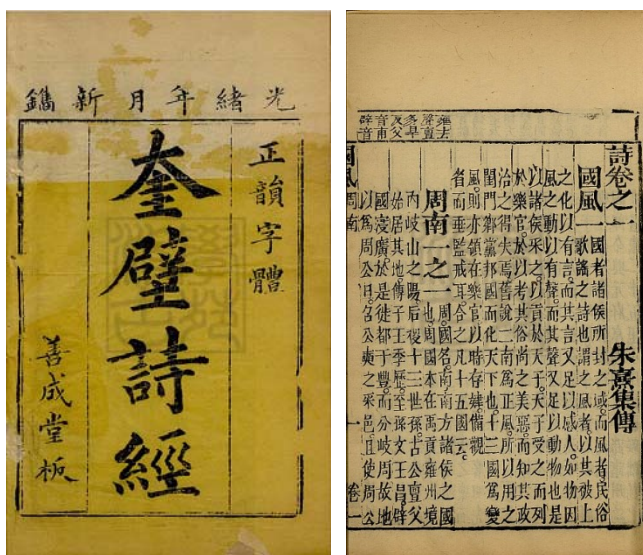
同治以後大量售出書版，結束營業，例如說《書集傳》、《詩集傳》二書書版分別於同治、光緒售書業德記。《詩集傳》後又由書業德記再轉售善成堂。



人大藏《書集傳》書影



人大藏《詩集傳》書影



人大藏《詩集傳》書影

以上諸家應仍在江南境內。

另外還有一些是清末翻刻該齋之圖書，如「李光明書莊」刊《增補重訂千家詩註解》署名有「莆陽鄭漢濯之梓」一行，即是李光明書莊以自藏書翻刻販售者。



《增補重訂千家詩註解》書影

故明萬曆以降，南京有兩「奎壁」為名的書肆，一為由皖南旅外的鄭思鳴奎壁堂，一為福建旅外的鄭元美奎壁齋，且「堂」早於「齋」。前人以二家同名又同姓而混為一家。